

## 沙澧写手

《水韵沙澧》文艺副刊是漯河文艺爱好者的一个精神家园。本刊的宗旨是一如既往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美的精神食粮,为传播先进文化不遗余力,并在这个过程中推出更多的新人新作,为我市的文化建设设备足后劲。因此,我们会对那些有创作潜力的沙澧写手加大扶持力度,对水平较高的作品将集束刊发;也会不定期推出各类体裁、题材的专版,甚至会推出个人专版,并为其举行作品研讨会等。敬请关注。

# 小荷才露尖尖角

——王迪作品赏析

■黎明

王迪很年轻,却爱“码字”,并且码出的字,有声有色。《等待与追逐》中:“你在月光映衬下淡然哑笑,风姿绰约,一身白衫,飘飘兮若仙,青丝飞扬,似月,皎洁,温和,同时温润了我的岁月!”《尘埃》里:“人如其名,如莲,亭亭玉立,婀娜多姿,尤其是那种出淤泥而不染的气质;如仙,不沾染人间烟火;如水柔弱,静水深流。”

王迪的文字,是她的真情流露。《父亲的眼泪》中:“忽然凉凉的一滴水,滴答落在我的脸上。那滴泪也滴进了我的心里,我知道这世界上最爱我的男人永远是我的父亲,那滴泪也蕴含他对我刻骨铭心的爱。”“父亲的眼泪承载着爱,这份爱太厚重,太隐忍!父亲的双肩挑着沉重的扁担,担负着太多的责任,一头是孩子,一头是父母!”《母亲的道歉》里:“看着她远去的背影,我站在原地茫然不知所措,眼睛竟有些湿润,但自尊心很强的我始终没有喊出那两个字。后来只记得那天的天格外蓝,白云悠悠飘荡,我仿佛也听到了心头坚冰融化的声音。”还有,“两人沉默许久,有一刹那间我想紧紧拥抱她,恍然觉得内心那道沟壑已经渐渐被填平了。”

“码字”是需要些细致观察力的。《高考,涅槃重生》里:“她见我沉默不语,轻柔地问我:怎么了?这一句怎么了,我好像找到了宣泄的出口,好似在茫茫大海挣扎中找到了一块浮木,我咬着下唇哽咽并带着无奈低声道我觉得我不行。她听后脸色微变,二话没说拉着我的手奔向操场。”《母亲的道歉》中:“远远望去,只见一个消瘦、矮小的身影扶着自行车,稍微走近,我看到是母亲。

# 无声告白

■王迪

过年和家人短暂的几天相聚后,我就要踏上南下的征程。皮箱里除了几件衣服,剩下的全是母亲精心准备的吃食,母爱塞满了满满一皮箱。

父亲亦步亦趋地提着笨重的行李箱,陪我从乡下坐公交到火车站。路上,他时不时地问我是否拿好身份证,叮嘱我看手机、钱包。下车后,我有点嫌他碍得我,想夺过行李,但他拒绝了。取过票,我劝父亲回去。“东西不好拿,让我送你进站。”父亲坚决地说。我推辞不过,买了站台票,由他一路护送我上车。

想起小学时,每当下雨天,父亲总是骑着自行车,让我躲在他雨衣底下,任风雨和我与世界隔绝;或是背着,由我举伞,任凭泥雨灌满他的裤脚。回家后,他身上大部分都湿了,而我安然无恙。不知不觉父亲已护送我多年,现在依旧。

“爸,回去吧!”当我第三次给父亲下“逐客令”的时候,父亲沉默了,他哑了哑嘴,嘴角微动,把即将脱口的话咽了下去。黑白相杂的胡茬也随之颤抖着,不知不觉恶作剧似的白发已悄无声息地爬上他的两鬓,肆意地向我们叫嚣着,它的同谋——皱纹也在一旁咧着嘴,看着他的女儿,好像嘲笑着我:你这个没良心的,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已经侵入你父亲的身上!它们在父亲晒得黝黑的皮肤映衬下,刺痛了我的双眼。他的背也不似以前挺直宽厚,不知何时已变得弯曲。

我不觉低下头来,蓦然发现儿时父亲抱着我宽大温暖的手掌,已像老家门口的榆树皮那样粗糙,纹痕如锋利的匕首扎进了我的心里,从前孔武有力的臂膀,不知何时变得这般细。看到他弓着背驮着我重重的行李,我不忍再劝父亲离去。该上车了,我哽咽低声道:“你回去路上注意安全!”父亲“嗯”了一声。透过车窗,我偷偷地发现他的眼睛如深深的潭水,渐渐地随着列车流向远方,我知道那里含有太多的东西。突然,他右手稍稍微举,晃了几下,又慢慢地放下,只是他仍旧未转身。我离他越来越远,他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模糊成一个小圆点,直至消失。落寞的心情在胸腔发酵,多想像从前那样,让他仍旧牵着我的手带我回家。这些

## 个人简介

王迪,女,笔名流默,1991年出生于漯河临颖,是一名乡村教师,业余时间爱好写作,其散文作品散见于《漯河日报》、《漯河晚报》等。

## 艺术品评

# 方得始终 不忘初心

写在周彦生师生作品展开幕前

■邓一鸣

我的老师周彦生先生一生为教、铸就精英,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周老师还是一个英俊潇洒的艺术青年时,他就在当时的工作单位洛阳市群众艺术馆收徒授艺;1982年于广州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直至退休都在一线从事教学工作,并获“岭南高校德育双馨的模范教师”殊荣;退休后的他依然不忘初心,在自己的出生地梨园周村亲手规划、督建了一座气势恢宏、端庄典雅、清丽舒展的,集展览、教学、研究于一体的艺术研究院。十年心血,只为初心,一心为教,铸就精英。

2018年是周彦生艺术研究院正式招生的第一年,也将迎来今年艺术研究院的第一件大事,盛世精英——2018年周彦生师生作品展。这次展览得以顺利促成,正是源自于先生“一生为教、不忘初心”的为师理念。从教几十年来,先生可谓“桃李满天下”,各地的学子们都因先生的艺术魅力而先后拜于门下,毕业后各自都回到了自己的工作或社会岗位,继续从事着与美术相关的工作。然而,作为一位老师,尤其是一位一生为教的好老师,周老师没有忘记他教过的每一个学生,尽管有不少已经当年的翩翩少年变成了成熟稳重的艺术人才,但在先生眼中,他们依然是自己的孩子……

作为老师,他希望能够引领、陪伴他的孩子们一起成长,他希望能够看到大家的每一个进步和描绘出来的每一笔美好,他希望他的孩子们能够紧密团结,因美结缘,一生与美为伴。所以,在属于他的艺术研究院落成之后,先生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有自己的地方做展览了,该把散落在各地的弟子们召集回来,在自己的家里分享一顿美丽的盛宴了。作为一生从教的资深老师,他深谙美育之道:“展览,是一个检验学生们学习成果的最好办法,也是督促学子们孜孜不倦进

行创作、勤勉向前攀登艺术高峰的最好办法,更是大家聚在一起、相互学习、互相促进的最好办法。”

自从第一次受到先生“美育之露”的滋养后,我就从未忘记它的甘美。我和我的同学们渴望与美相遇、期盼能够在中国最美的艺术研究院,烹饪、分享这一顿属于我们自己的美丽盛宴。通过师生联展,我们可以更亲近先生在艺术上的大美气质;通过师生联展,我们能更好地感悟先生“真诚、踏实、勤勉”的处世之道和艺术精神;通过师生联展,可以促使我们在艺术之路上走得更远、攀得更高……

“一生为教、铸就精英,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是老师的初心,也是我们每个弟子共同的初心,更是这次师生联展的初心。

盛世精英——2018年周彦生师生作品展只是一个起点,只要我们莘莘学子能够齐心协力紧跟先生步伐,与先生同行、与阳光为伴;只要我们不忘初心、努力耕耘,定当收获属于大家的更繁华、更精彩



国画 家园 季南萍作 (周彦生艺术研究院学生作品)

## 诗风词韵

# 老去的时光

(组诗)

■周桂梅

## 扁担

一条扁担,曾经是那么勇敢  
在生产队时总是一马当先  
挑着庄户人的艰辛和磨难  
一头迎着日出,一头迎着日落  
将日子细细打磨,最终也没将贫穷甩脱  
它非常幸运,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  
它在那里消停,久了才发现  
早已没有横扫日月的威风  
如今,它只能借着墙壁  
感叹它昔日如何如何的强盛

## 旱烟袋

烟斗下挂着一个小白袋  
这是父亲的最爱  
油黄的烟叶刚从热炕里出来  
整片的被打成捆运往仓库  
零碎的被父亲捡拾起来  
将它切成细细的烟丝  
装进烟斗,化作缕缕白烟  
带走他忙碌后的疲惫和艰难  
只见他悠闲自在吞云吐雾  
忘记了所有的忧愁和困苦

# 蒲公英

■赵根蒂

经过菜市场,街边摊上有新挖的蒲公英  
与水灵灵的青菜一起出售  
这让我想起春日里,那挺着的金黄灿烂小花

# 风雨人生

■谢志刚

种子使劲挣扎,终于钻出了坚硬的土地

## 锄头

一把锄头,在您手里  
有时,形成一条直线  
有时,轻轻提起左右翻卷  
那些杂草都羞愧地缩进地面  
身后,一层柔软松驰的沃土  
给庄稼增添了最美的容颜  
脚下,一垄青苗随风摇摆  
形成了一条最美的风景线  
烈日炎炎,您伸出满手的老茧  
将锄头磨砺得如金子般光辉闪现

## 麦秸帽

把麦穗收割完毕,将秸秆捆成小捆  
储藏在隐秘的屋子里  
精挑细选,将优质秸秆  
编织成一项普通的麦秸帽  
它能阻挡烈日的暴晒,能阻挡暴雨的洗礼  
让狂风转弯,让冷风隔离  
庄户人把它视作宝,春夏秋冬,不离不弃

## 母亲的纺车

煤油灯下,一辆简易纺花车  
能将每一个夜晚,旋转成一片光明  
母亲轻轻摇动它,像摇动一个地球仪  
她从不知旋转的意义  
只知道控制棉花与钉子的距离  
她将棉花纺成一堆堆线坨子  
又将线坨子挂在织布机的肚子里  
用玉母抛掷的“金梭子”  
穿针引线,织出了锦绣四季

想起秋风里,那飘飘荡荡的小小梦幻  
想起前些年因我的咽喉病  
母亲去堤岸沟畔挖一竹篮子黄花苗  
仔细筛出碎草木屑枯黄叶,洗净晒干后煮茶水  
是青草绿、味是青草涩  
扑鼻而来是一双老茧手,捧出的小小黄花香  
茶穿喉而入,氤氲六腑五脏  
那是一个平民,呼吸最通畅的美好时光  
尘世浮躁  
也许正需几棵蒲公英,清熱解毒、消炎去火

迎来阳光,送走风雨,它在追求丰收的结局  
雏鹰拖着羸弱的身躯,从不畏惧狂风暴雨  
飞翔是它不变的追求  
千百次的展翅,终于翱翔在蓝天里  
暮色中走来古罗马的斗士  
城头变换了血色的大旗  
唯有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  
无数次的跌倒和爬起,人类才能生生不息

## 流金岁月

# 在时光里穿行

■贾鹤

记忆里曾走过无数次的路径,因着离家日久而多年不至,最近几年回家次数愈发有限,每次回去都匆忙而返,记忆里熟悉的场景一点点模糊,久了连心里的那点惦念也淡了。

适逢闲暇,骑车重走旧途。近些年,随着县城商业中心、行政中心的东移,西城作为老城区的主体,连同附着在它上面的旧时岁月,成为触发回忆的一点点媒介。电视塔对面的兴华书店,我曾在那多次买过复习资料 and 杂志。西大街两旁的商铺熟悉又陌生,斑驳老旧的招牌上落满了时间拂过的灰尘,十几年的光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足够一个少年从天真无知到世故圆通,对一个老城来说,却仿佛一瞬。不管世事如何变迁,我自岿然不动。八七烩面馆的招牌还在,就是不知道是否还是以前的味道。西大街的道路还如旧时逼仄,地面坑洼不平,时有车辆驶过,扬起尘雾,骑车小心避让,抬眼看两旁的院落里时有青藤绕墙、榴花火红,显出一份岁月悠长,眼前的一幕幕和我的记忆重叠,我小心对比差别:城墙上用水泥新砌了台阶,牵着孩子的小手拾阶而上,城墙两边的杂草毛德疯长,孩子因登高雀跃,我却思绪纷飞。脑中仿佛放映过一帧帧无声的电影画面,青梅竹马的携手同游,青涩岁月的任意挥霍,稚嫩面容的我们,往事的片断呼啸而来,心没来得及柔软酸涩。旁边的女儿用软糯的童音问:“妈妈,这不是你以前上学的地方吗?你怎么不开心啊?”

我攥过她的小胳膊,指着一路之隔的校园说,那是妈妈学校的后操场。想起那时对每天早操跑步都畏如虎狼,提心吊胆装偷偷懒也要躲过值勤老师的巡查。每天晚饭后拿本书约上好友美其名曰读书,其实大多时间在聊天放松,沿着操场一圈圈散步,聊些少年知己才说的心事。望着高耸入云的树影,在暮色四合中惆怅出无限诗意。隔着十六年的光阴,透过校门口那道薄铁门的缝隙。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自卑的小女孩,低着头,透着眼睛,在学校的操场上茫然看着门外,不知道未来会怎样。校园西北面的城墙,曾经破旧的墙砖经过多次修缮后已经加固很多,估计再没有调皮的学生冒着受伤和被政教处抓到的风险也要翻墙出来了。我特意绕过去看了看西边那面墙,那里曾有一个稍低一点的缺口,就是那样一个小小的漏洞也难逃“好事者”的法眼,不时有富于探险精神的学生趁午间休息的时间翻墙出来放风。记得我也曾“出格”过那么一次,忘记了所谓何事要出校园,反正编造要看病、买药之类非出去不可的理由也不能让门卫网开一面,筋筋就转到了校园西边的那面破城墙上。和我一起的同学身手敏捷,轮到

我时,墙砖松动,我抓着的

那块砖瞬间掉落,幸亏同学眼疾手快拉了一把,我才没有从距离地面两米多高的城墙上掉下去。当场我就吓得变了脸色,心如擂鼓,但等走到大街上,看着热闹的人群,新奇和兴奋就把心里的那点紧张冲散殆尽。现在想来不禁好笑,年少时总凭一腔孤勇去冒险,全然不计后果。隔着岁月的长河,我仿佛又看到了当年那个羞怯的女孩,我对她微笑,看着她 and 身边的好友笑着融入熙攘的人群。

领着孩子转到学校北面的正门,正值学生放假,校园里空无一人。带着她走在通往教学楼的路上,给她一一指认哪里是大礼堂、哪里是餐厅。学校还是以前的格局,东西对称的教学楼,最西面是两栋宿舍楼,楼下搭建了可以晾晒衣服的铁架子。站在宿舍楼下,给孩子指着二楼的一扇窗子说那就是我住过的寝室。孩子好奇地问东问西,我微笑着——回答。宿舍楼前有两排密集的水龙头,可以洗碗、洗衣服,人多时尤嫌不够用。而今静无人立,又如放假一般。我拧开其中一个水管,哗哗的水流声里,时间和空间一一重叠,洒在我手心的水珠仿佛带着旧时光的清凉,我竟有些怔忡,直到身边的小人儿牵着我的手,径直往前。绕过最南边的教学楼,站在教学区的空地,抬眼望去,四层的教学楼上,一间间教室庄严整洁,空气里似乎都弥漫着努力进取的味道,耳边仿佛响起上课的铃声,学生们行色匆匆走进教室,老师们拿着教案不急不缓踱步进去,片刻,有琅琅的读书声响起。

深吸一口气,仿佛被这书香学海的氛围洗礼过,我的心神一片澄净。曾经结伴读书的同窗老友,一个个分散在全国各地,曾经辛勤教导过我们的老师,有的也已到退休年龄。顺着教学楼向东走是茶水间,再东边是教职工宿舍楼。看着眼前熟悉的一点点,心中涌动莫名的情绪,我时而感伤,时而甜蜜,带着孩子一走遍校园的每个角落,不留神大半个上午就过去了。在孩子的催促声里,我收回逸散的思绪,微笑着和不认识的门卫道别。站在校门外的街道上,再回身看一眼安静的校园,思绪从离情别绪中抽离。有风吹过,带着喧闹的浮尘味儿,一门之隔,门里是莘莘学子的世外桃源,门外是熙攘的俗世繁华。太阳不知何时已经出来了,在耀眼的光线里轻吁一口气,我在这样一个机缘巧合的闲散时间,仿佛搭乘了一列“时光号”列车,在回忆里穿行,而今到达站点,安然下车。

时光如水,在四季不断的轮回里,我们成长、改变,而今,步入人生秋季的我早已抖落了少时的怯懦,却并没有破茧成蝶的美梦成真,随岁月渐长的是心一点点变厚成熟,对人生际遇,对命运有更多的无奈和随遇而安。和校园一别十六载,下一个十六年呢?我又会在哪里怀恋此时的路?过?

## 人间世相

# 出乎意料

■盛国议

县社的会议就要结束了,会上,该总结的都总结了,该安排的安排了,该传达贯彻的也传达贯彻了,可几位基层社主任和县公司的经理们非要县社主任再强调一下。坐在主席台中间的A主任不说讲,也不说不讲,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精装“喜梅”,好像他不是

在开会,而是在品烟。为了不使会议冷场,主持会议的C主任只好一个接一个地要求、强调,并不时地给A主任递眼色。一连抽了三根烟的A主任突然掐灭了左手那根只燃了半截“喜梅”香烟说:“好,我谈一下。”顿时,会场响起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同志们,我本不想再讲什么了,因为该讲的讲了,该说的说了,可是不讲不行,只好……”A主任好像有意在吊人胃口。台下亏损急了基层头头脑脑们,早巴不得A主任能就当前社里如何如何举步艰难,发表一些既有深远历史意义,又有伟大现实意义的鼓舞人心的讲话,因此,会场上又是一阵掌声。“很抱歉,由于缺乏思想准备,今天我只能讲两个字。”说着,他又端起玻璃杯呷了口,足以把台下诸位

的胃口吊到嗓子眼。烟足茶够了的A主任站起身来,右手拿起一根粉笔,转身在主席台后的黑板上用